

罗斯巴德的遗产

——读《罗斯巴德传》

■毛志辉

在美国战后的理论家中，默里·N.罗斯巴德超尘拔俗，秀出班行，他是米塞斯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同时又自成一派。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罗斯巴德的思想体系囊括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包罗万象的社会思想。要为这样一位思想家作传，无疑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

由贾斯廷·雷蒙多所著的《罗斯巴德传》，是学界关于罗斯巴德的第一部权威传记。作者从罗斯巴德的生平经历、思想成长、学术成就等方面出发，牢牢把握他的思想精髓、乐观天性和历史意义，力图真实、立体地塑造其思想肖像。作为曾与罗斯巴德长期共事的“战友”，雷蒙多没有刻意将罗斯巴德割裂成多重身份，而是有所侧重地去还原和展示他在生命不同阶段的不同追求，以及所取得的不同成就，一个具有多重面相而又浑然一体的传主形象也就清晰可见了。

罗斯巴德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中有着独特影响和崇高地位。他不仅整理和完善了米塞斯及其学派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还几乎以一己之力在

美国为米塞斯学派建成了滩头堡。作者较为详细地还原了罗斯巴德与米塞斯的学术交往，正是在米塞斯的鼓励和帮助下，罗斯巴德完成了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全面论著《人、经济与国家》。这部著作的写作以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动》作为典范，其内容则比米塞斯更为广泛、全面，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复兴的奠基之作，而两位学术巨匠的相互砥砺，也称得上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济理论上的创新显然不足以概括罗斯巴德的成就，尽管他是职业经济学家，但他在政治哲学与历史学方面的建树也不遑多让。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最知名且最畅销的是《为了新的自由》，这部紧扣现实、犀利而带有恶作剧般幽默的作品，突出反映了罗斯巴德毫不妥协的风格，他写道：“从经验上说，20世纪最好战、最干预主义、最帝国主义的政府就是美国政府。”

罗斯巴德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不是空想而来的，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作为历史学家，他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著作已经足以奠定他一流史



《罗斯巴德传》

[美] 贾斯廷·雷蒙多著

朱海就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学家的地位，而他的《经济学思想史》更是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他批评亚里士多德关于交易互惠的讨论，批评从亚当·斯密发源的经济史中的“伟人”理论，批评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教(加尔文教)的观点，也批评托马斯·库恩的虚无主义观点和经济学思想史的主流范式……正如雷蒙多在书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最充分展现了“不顺从的人文

主义”是奥地利学派或者米塞斯学派经济学的核心。

此外，《对美联储说不》《华尔街、银行和美国外交政策》《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等作品，都见证了他对经济和历史写作的终生追求。他从历史角度探寻联邦储备系统如何通过强大的银行业利益集团欺骗毫无防备的美国民众，论证美国制度化的攫取财富的体系将会荼毒全世界。他的所论，总是有理有据、铿锵有力，其权贵精英分析法臻于成熟并且引人入胜。无论是美联储体系的历史，还是关于胡佛经济干预政策是新政源头的研究，他都能看穿政府喉舌的宣传，无畏地拆穿现代历史观念。

作为文化观察家和政论家，罗斯巴德长期介入日常的观念之争。他是一名斗士，蓬勃乐观，永不低头。对罗斯巴德所从事论战的叙述，是书中着墨的重点。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一直到逝世前，他留下了大量的政治评论，为世人绘制了一幅长达40多年的挑战左右两派传统权威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上升路线图。

终其一生，罗斯巴德都试图将包括经济学、历史、伦理学和政

治学在内的多门学科融合为一个“自由的学科”。他不是象牙塔里的哲学家，于他而言，米塞斯所言“经济学是人类有目的行动的结果”的律令，是他一生投身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写照。他不只是在纸上书写经济学、政治学和关于自由的憧憬，而且还付出艰辛(往往是孤独的)努力，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主义理想转化为现实。

罗斯巴德的成就是巨大的。作为经济学家，他在美国复兴了奥地利经济学派，拓展和完善了米塞斯的遗产，并让纯粹的米塞斯派观点得以脱颖而出；作为思想家，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思想大厦建立了基本框架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著述相当于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科学的统一场论，他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长久激励着后来者。然而，这些并非他遗产的全部。他最为珍贵的遗产，或许是他的才智、幽默和坚韧不拔；他有着本真的性情，总是能够纵情欢笑，用幽默点亮那些至暗时刻；他有着乐观的心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找到快乐和希望；他还有着强大的意志，用他的智慧和勇气，炙热和真实传递他源源不尽的内在力量。

透视江南文人的精神世界

——读《过云楼档案揭秘》

■王振忠

历史的幽曲隐微，犹如深藏于老宅角落那些泛黄的故纸，亟待有心人去发掘、整理和研究……《过云楼档案揭秘》一书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过云楼之由来以及围绕着过云楼主人顾氏的人和事。作者沈慧瑛立足于一手发掘的档案史料，以生动笔触娓娓道来，读来令人興味盎然。

该书封面颇为雅致——近一半的版面为漆黑色调，只有右上角的低槛外，是一方明亮的世界。阳光透过窗棂，映射在屋内的方砖上，显现出的图案斑驳陆离……此一设计，似乎很好地诠释了该书的主旨——过往历史早已隐晦难知，唯有透过学者的细心爬梳，方能显露出些微真相。

比如书中的《顾文彬家世考略》一文，根据顾文彬日记、家书、手订年谱、家族成员行略和墓志铭等，较为细致地梳理出苏州名门顾氏家族发展演变的历程。而《顾文彬与秦绶业的书画交易》一文则通过阅读《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顾承信札》及过云楼友朋书信等档案文献，详细探究了过云楼藏品的来源。再如《晚清士绅交游图景》一文，对遵从惯例的别敬、送戏送画的雅致、嬉戏冶游之潇洒等，做了具体而微的勾勒与铺陈，对于吴中名士风雅之外的各种俗事与官场陋习，有着相当详尽的介绍……透过顾氏家族成员的交往，作者涉及晚清活跃在苏州的诸多士大夫，像俞樾、盛康、张之万、傅增

湘、杨守敬、冒广生等人，涉及到广阔的江南社会生活……类似于此的篇什，既有过硬的资料，又有细腻的考证以及合理推断，文字表述亦行云流水，可谓雅俗共赏。另外，作者还与顾氏后人时相过从，这使得该书既有文献实证，又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场感。

在后记中，沈慧瑛以“过眼，未成烟云”为题，介绍了自己与过云楼的渊源。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为过云楼相关文献之征集与刊布所作的重要贡献。其中提到，她与苏州档案馆的同仁点校出版了《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2016年，她又与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文汇出版社联合策划了《过眼烟云——过云楼历代主人手书精粹》，迄今已出版了《顾承信札》《鹤庐画趣》《读史随笔》《顾公柔日记》等六种九册。这些材料，不仅是《过云楼档案揭秘》一书的主要资料来源，而且也提供了诸多新的线索，成了明清史学界进一步透视江南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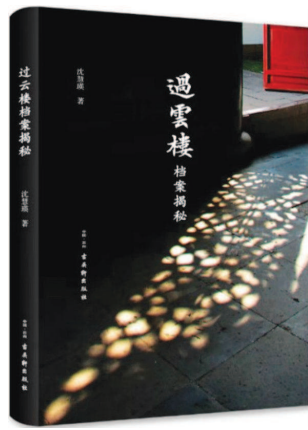
以徽商研究为例，江南是诸多徽商活动的重要场所。至迟从明代开始，不少徽商就迁居于江南的核心地带苏州等地，逐渐由祖籍地缘转向新的社会圈。因此，我们在不少文献中都可以看到，侨寓徽商与江南的其他士绅一起吟风弄月、诗酒唱和。对此，沈慧瑛的《吴中七老自风流》一文，就对光绪五年(1879年)以潘遵祁、顾文彬为首的苏州士绅之风雅生活，作了相

当细致的勾勒和分析。其中的潘遵祁，就是来自歙县大阜、定居苏州的徽商后裔。

沈慧瑛指出，“买卖书画是顾文彬父子信中讨论最多的问题，几乎占了家书绝大部分篇幅，由此可见，书画是顾文彬宦生涯外的精神寄托与物质支撑”。她曾引《顾承信札》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顾承写给顾文彬的信函：

见澹如新得六如为王文恪写《出山图》卷，是皖人携至杭州，被澹老六十金买去，即是当日鲍氏后人携苏求售，兰坡还三百千者，今竟为澹老得之，书画之缘，其有定数不浅。

这封信是有感于无锡人秦绶业(号澹如)新得鲍氏后人《出山图》卷有感而发。其中的“鲍氏”，据称即著名的收藏家鲍约亭。鲍约亭系安徽歙县棠樾村人，出身徽商世家。其祖父鲍志道为著名的扬州盐商，其父鲍漱芳后继为盐务总商。根据民国时代徽州人的追忆：“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抄本《杂辑》)据此，从财产规模来看，鲍氏是乾嘉时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富商家族。鲍约亭为鲍漱芳次子，曾与其兄鲍洽亭共同完成父亲的遗愿，刊刻了著名的《安素轩石刻》。因出身巨富之家，与同时代的其他富商一样，鲍氏也热衷于书画古玩之鉴赏，所藏名迹多钤“存在鲍约亭家”。以往，我们从《扬州画舫录》等笔记、



《过云楼档案揭秘》
沈慧瑛著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文集中不难读到盛清时代淮南盐商的慕悦风雅、夸奢斗富，但对于嘉道年间，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徽商财富与收藏的聚散所知甚少。而上揭的书信，则为徽商旧藏之流散与江南鉴藏之风的兴衰递嬗，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

去年岁末，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中日城市史研究与比较”学术研讨会上，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提交了《“不辞行乐只辞官”——顾文彬致仕后的居家生活》，这篇长达五万言的论文，也主要是利用《过云楼日记》等相关文献。透过对顾文彬的研究，范教授细致展现了一个江南文人的乡居生活，他认为：“以顾文彬为中心的交友圈，典型而又形象地展示出晚清苏州城市空间的绅士生活风貌。”此一研究表明，围绕着过云楼的相关史料，已引起明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苏州档案工作者的重大贡献，正是因为他们慧眼独具以及不懈努力，这批珍贵的史料才得以学界所认知和利用。在我看来，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系统性珍稀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大力表彰的。